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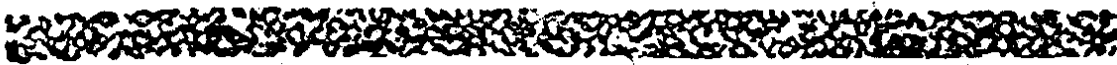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工作社

譯文叢書

磨坊書簡

本
同

法 · 都 · 德 著
賈 芝 譯



文化工作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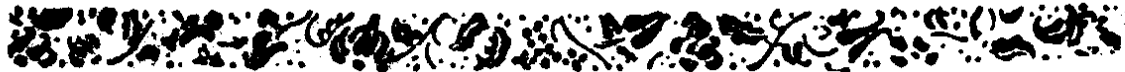
譯文叢書

(二輯之四)

磨坊書簡

都德著 買芝譯

一九〇五年十月印行



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

簡書坊磨

著作者 都 德

繙譯者 賈 芝

發行者 章 秋 琛

發行所 文 化 工 作 社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分銷處 聯 營 書 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版初濕月九年〇五九一

編號【鱗069】印數0001—2000校對：譯者

前記

一九四一年末至一九四二年初，在山溝裏和葛陵同志合譯了A·都德的這冊磨坊書簡 (*Lettres de mon Moulin*)。當時得到的原作是倫敦出版的一本法英對照選集，所以只有七篇。

譯出後，只用了三篇，剩下的便讓它躺在抽屜裏。一九四五年，葛陵走了。一九四六年冬，因戰爭關係，移居鄉下，暇時仍把未經抄改有的字跡也已模糊的草稿加以校對整理，想既是古典名著，丟掉未免浪費，印刷條件轉好時還可以用。第二年三月，蔣匪侵略延安，我們要和匪徒們繞圈子，這幾篇『古典』卻差點兒也遭了蔣介石的『劫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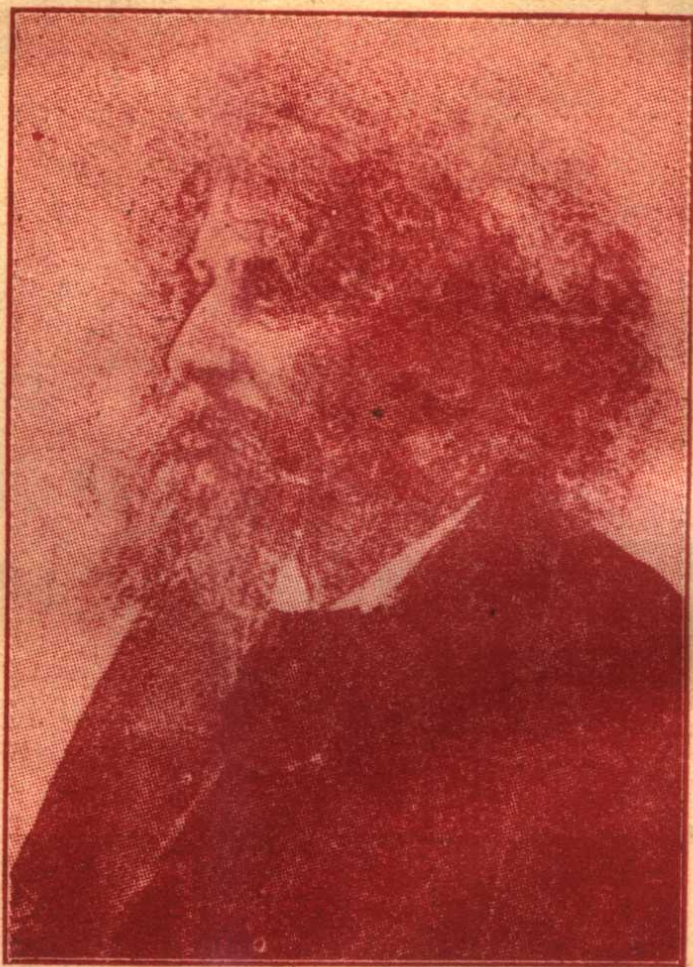
出發轉移的夜裏，按照計劃，一切不須攜帶的行李都已包捆好，交給鄉幹部看過，準備由他們堅壁；起身前一刻鐘，一位同志騎着馬飛奔過來，（我們是住在幾個村裏，）通知說，重要的東西不要留下，我這才把一部分怕丟的筆記稿件連這幾

篇都德的小說在內臨時從小箱裏取出來，沉沉的放在挎包裹。幾個月以後，有人回原地清查堅壁的東西，發現麥子、幾口大鍋都照舊在，未被敵人發現，我住的那個村裏所堅壁的一些衣物用具一件也沒有留下。鄉指導員說，匪徒們在村外坡地上挖淺坑，裏面鋪上乾草露宿，想微微擋點風，卻把我們的東西刨了出來；書擦了槍，能用的如衣服、毯子、錶之類，都『拿』走了。磨坊書簡原作，自然是在擦槍之列；譯稿及其他稿件筆記，算是幸免於難！

誰都知道法西斯是不要文化的，連這幾篇都德的作品上也留下了毀滅的印記，成爲見證。

在刊用過的幾篇中，『老人』一篇因『草葉』絕跡無法找到，我便又補譯了一下，茲亦附記。

賈芝 一九五〇年



目錄

從阿爾卑斯山歸來·····	一
塞根先生的山羊·····	五
磨坊老闆，考赫尼爾的祕密·····	一七
老人·····	二九
散文短歌·····	四一
高塞神父的藥酒·····	五三
金腦人的傳說·····	七一

從阿爾卑斯山歸來

在普魯文斯省，當天氣溫暖起來時，把家畜送到阿爾卑斯山裏去已經是習慣了。畜牲和人在那裏要過五個月或者六個月，夜間便睡在露天底下高齊腰際的草裏；隨後，當秋天最初戰慄的時候，他們又下山回到農莊上來，重在被迷迭香的花熏香了的灰色的小山上過着單調的牧羊的生活……

因此，昨天晚上羊羣回來了。從早上起，大門便敞開的等待着；羊圈裏鋪了新鮮的乾草。

不時地，人們重複着說：『現在，他們已經到艾傑爾了，現在，已經到巴拉都了』。

接着，近黃昏的時候，突然間，一聲大叫：『他們到那兒啦！』而在那邊，在遠處，我們看見羊羣在塵土騰起的光輝裏前進着。

整個的路好像在跟羊羣一起蠕動……老公羊走在最前邊，角往前伸着，現出兇

野的神氣；在他們後邊，是羊羣的主要部分，有點疲倦了的母親們，偎擠在腿間的乳兒，籃子裏馱着新生的小羊羔、一邊走一邊搖幌着的、頭上戴着紅絨球的騾子；再後邊，是全身浸在汗裏，舌頭伸到地上的狗，和兩個高大的裹在褐色毛布外套裏的牧羊的傢伙，他們的外套像袈裟一樣，一直拖到腳後跟。

所有這一切，在我們面前快樂地排成行列，帶着一陣急雨般的踐踏聲湧進了大門。

那時院子裏是怎樣的騷亂呵。金綠兩色相間的大孔雀，戴着絹絨般的冠，從它們的棲木上認出了來者，並用一種驚人的號筒般的鳴叫迎接着它們。

沈睡着的雞窩突然被驚醒了。所有的都站了起來：鴿子，鴨子，火雞，竹雞。

整個的家禽場像是瘋狂了一般。母雞們談着要玩一整夜……

好像是每一隻羊在它的沾染着阿爾卑草的芬芳的毛裏，帶回一種使人沉醉、使人舞蹈的田野的活躍的氣芬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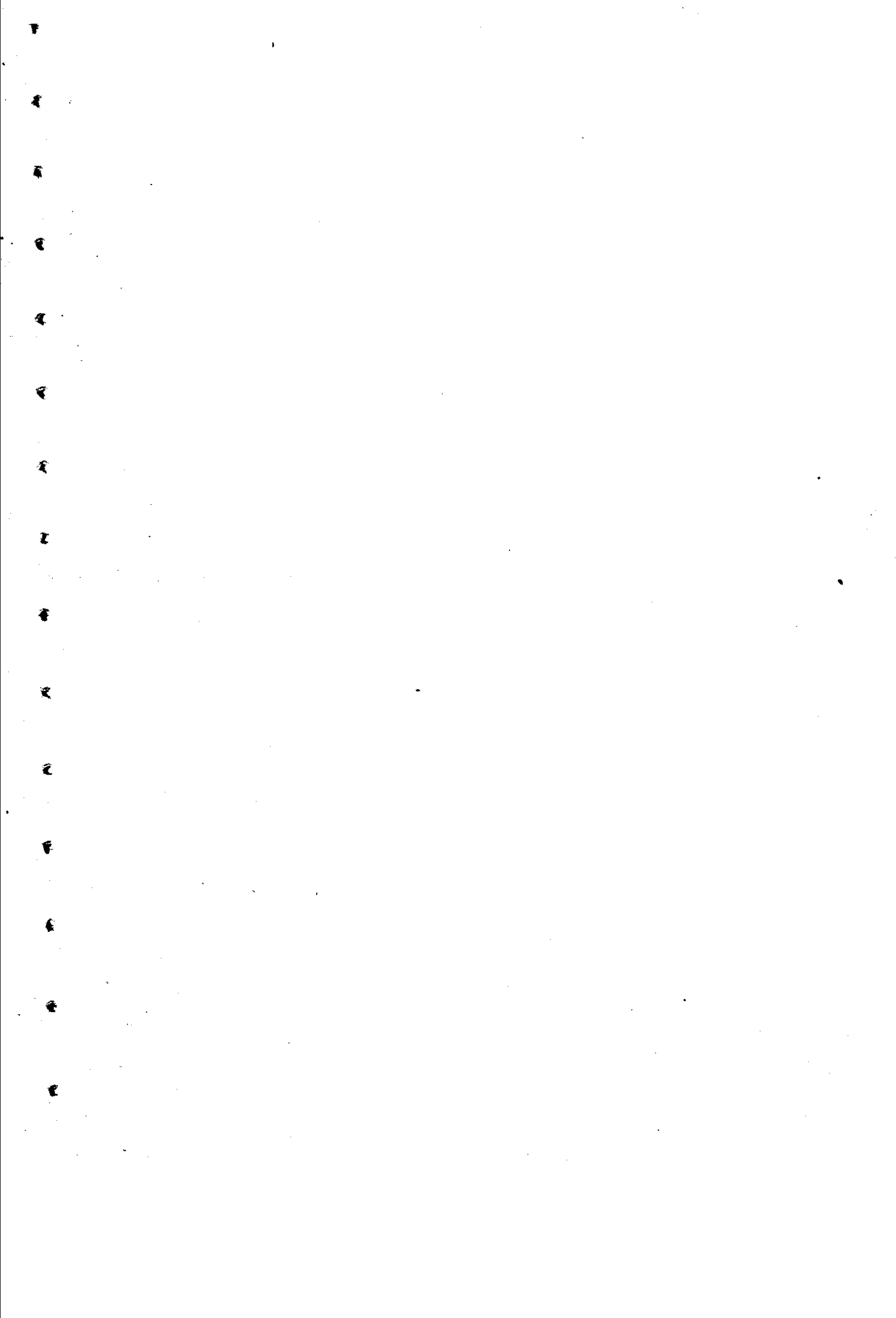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樣的騷擾中間，羊羣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住所。沒有比這樣的安置看來更可愛了。老公羊看到了它們的石槽，感動得流出了眼淚。那些在旅途中生出來而還從

未看見過農莊的羊羔和極小的羔兒，驚奇地看着它們的周圍。

但是最動人的是那些狗，是那些忠守職務的牧羊人的狗，它們跟在羊羣後邊十分忙碌，在農莊上就只看到它們。

守夜的狗在它的窩裏喚它們回來是徒勞的；井邊盛滿了新鮮的水的水桶向它們做手勢也全無用處；在羊羣進來以前，在粗大的門門把小柵欄門關了以前，在牧羊人到低矮的小屋裏坐在桌子周圍以前，它們是什麼也不要看，什麼也不要聽的。

而到這時候，它們才僅僅同意進到羣狗的窩裏去；在那兒，它們一邊舐着它們的菜湯筒，一邊同它們農莊上的同伴們談論着它們在山裏所作的事情，在那可怕的地方，有狼，有洋溢着露珠的大朵的紫色的毛地黃。



塞根先生的山羊

致在巴黎的抒情詩人

格林果爾先生

你將總是那個老樣，我可憐的格林果爾！

怎麼！人家給你巴黎一家好報紙訪員的位置，你冷淡地拒絕了……但是，看看你自己吧，可憐的孩子！看看你的穿了洞的上衣，裂縫的褲子，和你的顯露着飢餓的消瘦的臉吧。

可是，這就是你對於漂亮韻律的熱情把你引到這個地步的！這就是你在阿波羅

○ 詩人格林果爾（一四八〇——一五四七？）在維克多·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中佔

一重要位置。雨果把這位詩人作爲一個自由的，獨立的，然而不實際的文人底典型，他總在追求着崇高的理想，而他總窮得像一隻禮拜堂的耗子。

的僕從之間的十年忠誠服務的報酬……到現在，難道你還不羞愧麼？

去作一個訪員吧，傻瓜！去作訪員吧！你將得到鑄着玫瑰花的金幣，你將在布列班特飯店吃你的飯，到春天，你可以在你的帽子上裝飾着新的羽毛顯示一番……

不？你不願意麼？你堅持要任你的意思地自由到老……那麼你聽一點塞根先生的山羊的故事。你將看到願意自由生活着的會得到什麼結局。

塞根先生同着他的山羊是從來沒有過幸運的。

他以同一的方式失掉了它們：一個美好的早晨，它們弄斷了繩子，跑到山裏去，而在山上，狼把它們吃掉了。它們主人的愛撫和狼的恐懼全不能把它們拉住。

它們彷彿是些獨立自主的山羊，不惜任何犧牲地想去取得廣闊的空氣和自由。

善良的塞根先生不能夠瞭解他的畜生的脾氣，心情慌亂了。他總是說：

「完啦！山羊在我家裏感到厭倦了；我連一個也看守不住啦！」

可是他並沒有失掉勇氣，在他以同一方式丟掉了六隻山羊之後，他買來了第七

○ 波阿尼艾路的一家飯店，從前為一些生活很安適的藝術家，作家們約會之所。

隻；只是，這一次，他小心地挑選了一隻十分幼小的，爲的它會習慣和他生活在一起。

啊！格林果爾，塞根先生的小山羊是多麼地漂亮呵！它是多麼漂亮，有着一雙柔和的眼睛，「下級軍官」的鬍子，黑而發亮的蹄子，帶斑紋的角，和一件用長而且白的毛爲它織成的長外套！

它幾乎像艾斯梅倫達^①的小山羊一樣的迷人——你記得它麼？格林果爾？——而且，它是那麼馴良，可愛，擠奶的時候它從不踢動，從不放腳在奶罐裏。一個極可愛的小山羊……

塞根先生在他的房子後面有一個用山楂樹環繞的圍場，在那裏面，他安置了他新的住客。他把它拴在一根木樁上，在草地的最好的地方，並且細心地給它留出了很多的繩子。他不時來看看它是否過得很好。山羊快活非常，它極熱誠地咀嚼着草，於是塞根先生就十分高興了。

『最後，』這個可憐的人想，『這一隻總不會在我這兒感到厭倦了！』

① 見於雨果的巴黎聖母院。（有陳敬容中譯本，三聯版。）

塞根先生錯啦，他的山羊開始感到厭倦了。

一天，它仰望着山自己對自己說：

「到那上面該是多麼好呵！沒有這個該詛咒的拴住你的頸子的繩子，在灌木叢裏遊戲是多麼愉快呵！……在圍場裏嚼草對於驢或者牛是合適的……但是羊需要廣闊。

從這時候起，圍場裏的草對於它就顯着失掉味道了。它開始感到厭倦，它消瘦了，它的奶汁也很少了。看見它整天地扯着繩子，頭轉向着山，悽慘地「哞」地叫喚着，是很可憐的。

塞根先生確實感到他的山羊有點什麼，但是他不知道毛病在那裏。有天早晨，當他剛剛擠完奶之後，山羊轉向他，並且用他自己的話對他說：

「聽着，塞根先生，在這兒我感到厭倦了，讓我到山裏去吧。」

「啊！我的天啊！……它也是這樣！」塞根先生吃驚地喊道，並且戰慄了一下，讓他的罐子掉落下來；接着，坐在他的山羊旁邊的草地上：

「怎麼，白龍凱特，你想離開我！」

白龍凱特回答說：

「是的，塞根先生。」

「你覺得這裏草不夠了麼？」

「啊！不是的！塞根先生。」

「也許是把你拴得太短啦，你要我把繩子放長些麼？」

「請不要麻煩，塞根先生。」

「那麼，你缺少什麼？你需要什麼？」

「我要到山裏去，塞根先生。」

「但是，可憐的，難道你不知道山裏有狼麼？……狼要來了，你怎麼辦？……」

「我用我的角去抵它，塞根先生。」

「狼是不會重視你的角的。它吃過我的有着比你的角更大的山羊……你知道，去年在這兒的可憐的老羅奴得麼？一個極強悍的山羊，強壯而且兇惡得像一隻公山羊一樣。它和狼戰鬪了一夜……可是，到早晨，狼把它吃掉了。」